

# 莎士比亚 喜剧五种

〔英〕莎士比亚 / 著

朱生豪 / 译

# 莎士比亚 喜剧五种

〔英〕莎士比亚 / 著  
朱生豪 / 译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莎士比亚喜剧五种/(英)莎士比亚著;朱生豪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
ISBN 978-7-02-010590-8

I. ①莎… II. ①莎… ②朱… III. ①喜剧—剧本—作品集—英国—中世纪 IV. ①I561.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10034 号

责任编辑 马爱农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18 千字

开 本 68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26.25 插页 6

印 数 1—10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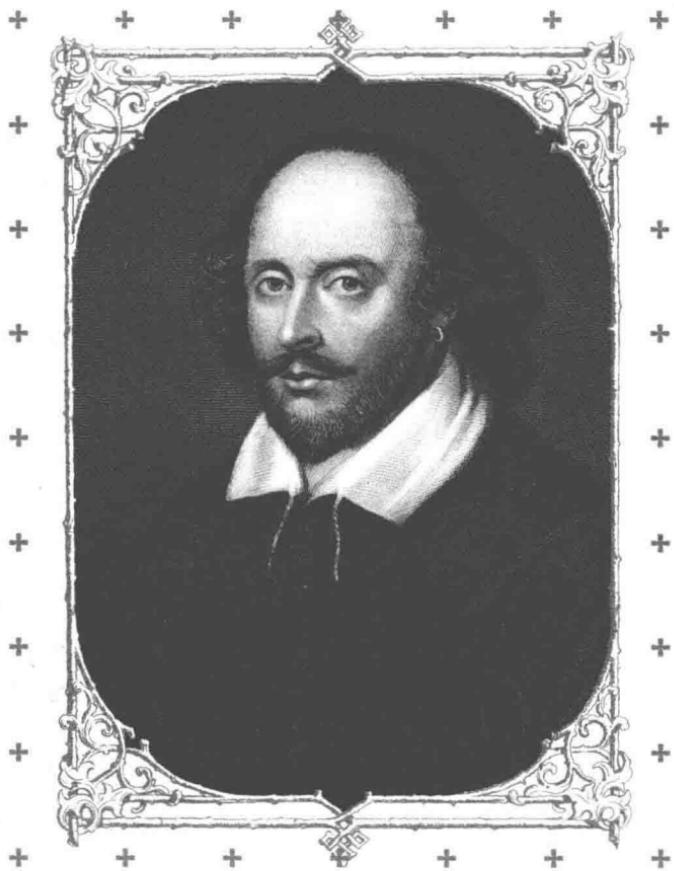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590-8

定 价 7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W. D. 1883  
William Shakespeare

## 目 次

无事生非 .....	001
仲夏夜之梦 .....	089
威尼斯商人 .....	163
皆大欢喜 .....	247
第十二夜 .....	335

# 无事生非

朱一生 豪译

方平校



MUCH ADO ABOUT NOTHING

Act IV. Sc. 1.

## 剧 中 人 物

唐·彼德罗 阿拉贡亲王  
唐·约翰 唐·彼德罗的庶弟  
克劳狄奥 弗罗棱萨的少年贵族  
培尼狄克 帕度亚的少年贵族  
里奥那托 梅西那总督  
安东尼奥 里奥那托之弟  
鲍尔萨泽 唐·彼德罗的仆人  
波拉契奥  
康 拉 德 } 唐·约翰的侍从  
道格培里 警吏  
弗吉斯 警佐  
法兰西斯神父  
教堂司事  
小童

希罗 里奥那托的女儿  
贝特丽丝 里奥那托的侄女

玛格莱特  
欧 苏 拉 }      希罗的侍女  
使者、巡丁、侍从等

## 地 点

梅西那

# 第一幕

## 第一场 里奥那托住宅门前

里奥那托、希罗、贝特丽丝及一使者上。

里奥那托 这封信里说，阿拉贡的唐·彼德罗今晚就要到梅西那来了。

使者 他马上要到了；我跟他分手的时候，他离这儿才不过八九哩路呢。

里奥那托 你们在这次战事里折了多少将士？

使者 没有多少，有点名气的一个也没有。

里奥那托 得胜者全师而归，那是双重的胜利了。信上还说起唐·彼德罗十分看重一位叫做克劳狄奥的年轻的弗罗棱萨人。

使者 他果然是一位很有才能的人，唐·彼德罗赏识得不错。他年纪虽然很轻，做的事情十分了不得，看上去像一头羔羊，上起战场来却像一头狮子；他的确能够超过一般人对他的期望，我这张嘴也说不尽他的好处。

里奥那托 他有一个伯父在这儿梅西那，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。

使者 我已经送信给他了，看他的样子十分快乐，快乐得甚至忍不住心酸起来。

里奥那托 他流起眼泪来了吗？

使者 流了很多眼泪。

里奥那托 这是天性中至情的自然流露；这样的泪洗过的脸，是最真诚不过的。因为快乐而哭泣，比之看见别人哭泣而快乐，总要好得多啦！

贝特丽丝 请问你，那位剑客先生是不是也从战场上回来了？

使者 小姐，这个名字我没有听说过；在军队里没有这样一个人。

里奥那托 侄女，你问的是什么人？

希罗 姊妹说的是帕度亚的培尼狄克先生。

使者 啊，他也回来了，仍旧是那么爱打趣的。

贝特丽丝 从前他在这儿梅西那的时候，曾经公开宣布，要跟爱神较量较量；我叔父的傻子听了他这些话，还拿着钝头箭替爱神出面，要跟他较量个高低。请问你，他在这次战事中间杀了多少人？吃了多少人？可是你先告诉我他杀了多少人，因为我曾经答应他，无论他杀死多少人，我都可以把他们吃下去。

里奥那托 真的，侄女，你把培尼狄克先生取笑得太过分了；我相信他一定会向你报复的。

使者 小姐，他在这次战事里立下很大的功劳呢。

贝特丽丝 你们那些发霉的军粮，都是他一个人吃下去的；他是个著名的大饭桶，他的胃口好得很哩。

使者 而且他也是个很好的军人，小姐。

贝特丽丝 他在小姐太太们面前是个很好的军人；可是在大爷们面前呢？

使者 在大爷们面前，还是个大爷；在男儿们面前，还是个堂堂的男儿——充满了各种美德。

贝特丽丝 究竟他的肚子里充满了些什么，我们还是别说了吧；我们谁也不是圣人。

里奥那托 请你不要误会舍侄女的意思。培尼狄克先生跟她是说笑惯了的；他们一见面，总是舌剑唇枪，各不相让。

贝特丽丝 可惜他总是占不到便宜！在我们上次交锋的时候，他的五分才气倒有四分给我杀得狼狈逃走，现在他全身只剩一分了；要是他还有些儿才气留着，那么就让他保存起来，叫他跟他的马儿有个分别吧，因为这是使他可以被称为有理性动物的唯一的财产了。现在是谁做他的同伴了？听说他每个月都要换一位把兄弟。

使者 有这等事吗？

贝特丽丝 很可能；他的心就像他帽子的式样一般，时时刻刻会起变化的。

使者 小姐，看来这位先生的名字不曾注在您的册子上。

贝特丽丝 没有，否则我要把我的书斋都一起烧了呢。可是请问你，谁是他的同伴？总有那种轻狂的小伙子，愿意跟他一起鬼混的吧？

使者 他跟那位尊贵的克劳狄奥来往得顶亲密。

贝特丽丝 天哪，他要像一场瘟疫一样缠住人家呢；他比瘟疫还容易传染，谁要是跟他发生接触，立刻就会变成疯子。上帝保佑尊贵的克劳狄奥！要是他给那个培尼狄克缠住了，一定要花上一千镑钱才可以把他赶走哩。

使者 小姐，我愿意跟您交个朋友。

贝特丽丝 很好，好朋友。

里奥那托 侄女，你是永远不会发疯的。

贝特丽丝 不到大热的冬天，我是不会发疯的。

使者 唐·彼德罗来啦。

唐·彼德罗、唐·约翰、克劳狄奥、培尼狄克、鲍尔萨泽等同上。

彼德罗 里奥那托大人，您是来迎接麻烦来了；一般人都只想避免耗费，您却偏偏自己愿意多事。

里奥那托 多蒙殿下枉驾，已是莫大的荣幸，怎么说是麻烦呢？麻

烦去了，可以使人如释重负；可是当您离开我的时候，我只觉得怅然若有所失。

彼德罗 您真是太喜欢自讨麻烦啦。这位便是令媛吧？

里奥那托 她的母亲好几次对我说她是我女儿。

培尼狄克 大人，您问她的时候，是不是心里有点疑惑？

里奥那托 不，培尼狄克先生，因为那时候您还是个孩子哩。

彼德罗 培尼狄克，你也被人家挖苦了；这么说，我们可以猜想到你现在长大了，是个怎么样的人。真的，这位小姐很像她的父亲。小姐，您真幸福，因为您有这样一位高贵的父亲。

培尼狄克 要是里奥那托大人果然是她的父亲，就是把梅西那全城的财富都给她，她也不愿意有他那样一副容貌的。

贝特丽丝 培尼狄克先生，您怎么还在那儿讲话呀？没有人听着您哩。

培尼狄克 哟，我的傲慢的小姐！您还活着吗？

贝特丽丝 世上有培尼狄克先生那样的人，傲慢是不会死去的；顶有礼貌的人，只要一看见您，也就会傲慢起来。

培尼狄克 那么礼貌也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了。可是除了您以外，无论哪个女人都爱我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；我希望我的心肠不是那么硬，因为说句老实话，我实在一个也不爱她们。

贝特丽丝 那真是女人们好大的运气，要不然她们准要给一个讨厌的求婚者麻烦死了。我感谢上帝和我自己冷酷的心，我在这一点上倒跟您心情相合；与其叫我听一个男人发誓说他爱我，我宁愿听我的狗向着一只乌鸦叫。

培尼狄克 上帝保佑您小姐永远怀着这样的心情吧！这样某一位先生就可以逃过他命中注定的抓破脸皮的厄运了。

贝特丽丝 像您这样一副尊容，就是抓破了也不会变得比原来更难看的。

培尼狄克 好，您真是一位好鹦鹉教师。



贝特丽丝 像我一样会说话的鸟儿，比起像尊驾一样的畜生来，总要好得多啦。

培尼狄克 我希望我的马儿能够跑得像您说起话来一样快，也像您的舌头一样不知道疲倦。请您尽管说下去吧，我可要恕不奉陪啦。

贝特丽丝 您在说不过人家的时候，总是像一匹不听话的马儿一样，望岔路里溜了过去；我知道您的老脾气。

彼德罗 那么就这样吧，里奥那托。克劳狄奥，培尼狄克，我的好朋友里奥那托请你们一起住下来。我对他说我们至少要在这儿耽搁一个月；他却诚心希望会有什么事情留住我们多住一些时候。我敢发誓他不是一个假情假义的人，他的话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。

里奥那托 殿下，您要是发了誓，您一定不会背誓。（向唐·约翰）欢迎，大人；您现在已经跟令兄言归于好，我应该向您竭诚致敬。

约 翰 谢谢；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，可是我谢谢你。

里奥那托 殿下请了。

彼德罗 让我搀着您的手，里奥那托，咱们一块儿走吧。（除培尼狄克、克劳狄奥外皆下。）

克劳狄奥 培尼狄克，你有没有注意到里奥那托的女儿？

培尼狄克 看是看见的，可是我没有对她注意。

克劳狄奥 她不是一位贞静的少女吗？

培尼狄克 您是规规矩矩地要我把老实话告诉您呢，还是要我照平常的习惯，摆出一副统治女性的暴君面孔来发表我的意见？

克劳狄奥 不，我要你根据冷静的判断老实回答我。

培尼狄克 好，那么我说，她是太矮了点儿，不能给她太高的恭维；太黑了点儿，不能给她太美的恭维；又太小了点儿，不能给她太大的恭维。我所能给她的唯一的称赞，就是她倘不是像现

在这样子,一定很不漂亮;可是她既然不能再好看一点,所以我一点不喜欢她。

克劳狄奥 你以为我是在说着玩哩。请你老老实实告诉我,你觉得她怎样。

培尼狄克 您这样问起她,是不是要把她买下来吗?

克劳狄奥 全世界所有的财富,可以买得到这样一块美玉吗?

培尼狄克 可以,而且还可以附送一只匣子把它藏起来。可是您说这样的话,是一本正经的呢,还是随口胡说,就像说盲目的丘匹德是个猎兔的好手、打铁的乌尔冈<sup>①</sup>是个出色的木匠一样?告诉我,您唱的歌儿究竟是什么调子?

克劳狄奥 在我的眼睛里,她是我平生所见的最可爱的姑娘。

培尼狄克 我现在还可以不戴眼镜瞧东西,可是我却瞧不出来她有什么可爱。她那个族姊就是脾气太坏了点儿,要是讲起美貌来,那就正像一个是五月的春朝,一个是十二月的岁暮,比她好看得多啦。可是我希望您不是要想做起丈夫来了吧?

克劳狄奥 即使我曾经立誓终身不娶,可是要是希罗肯做我的妻子,我也没法相信自己了。

培尼狄克 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?难道世界上的男子个个都愿意戴上绿头巾,心里七上八下吗?难道我永远看不见一个六十岁的童男子吗?好,要是你愿意把你的头颈伸进轭里去,那么你就把它套起来,到星期日休息的日子自己怨命吧。瞧,唐·彼德罗回来找您了。

唐·彼德罗重上。

彼德罗 你们不跟我到里奥那托家里去,在这儿讲些什么秘密话儿?

培尼狄克 我希望殿下命令我说出来。

① 乌尔冈(Vulcan),希腊罗马神话中司火与锻冶之神。

彼德罗 好,我命令你说出来。

培尼狄克 听着,克劳狄奥伯爵。我能够像哑子一样保守秘密,我也希望您相信我不是一个搬嘴弄舌的人;可是殿下这样命令我,有什么办法呢?他是在恋爱了。跟谁呢?这就应该殿下自己去问他了。注意他的回答是多么短:他爱的是希罗,里奥那托的短短的女儿。

克劳狄奥 要是真有这么一回事,那么他已经替我说出来了。

培尼狄克 正像老话说的,殿下,“既不是这么一回事,也不是那么一回事,可是真的,上帝保佑不会有这么一回事。”

克劳狄奥 我的感情倘不是一下子就会起变化,我倒并不希望上帝改变这事实。

彼德罗 阿门,要是你真的爱她;这位小姐是很值得你眷恋的。

克劳狄奥 殿下,您这样说是有意诱我吐露真情吗?

彼德罗 真的,我不过说我心里想到的话。

克劳狄奥 殿下,我说的也是我自己心里的话。

培尼狄克 凭着我的三心两意起誓,殿下,我说的也是我自己心里的话。

克劳狄奥 我觉得我真的爱她。

彼德罗 我知道她是位很好的姑娘。

培尼狄克 我可既不觉得为什么要爱她,也不知道她有什么好处;你们就是用火刑烧死我,也不能使我改变这个意见。

彼德罗 你永远是一个排斥美貌的顽固的异教徒。

克劳狄奥 他这种不近人情的态度,都是违背了良心故意做出来的。

培尼狄克 一个女人生下了我,我应该感谢她;她把我养大,我也要向她表示至诚的感谢;可是要我为了女人的缘故而戴起一顶不雅的头巾来,或者无形之中,胸口挂了一个号筒,那么我只好敬谢不敏了。因为我不愿意对任何一个女人猜疑而使她